



“温水煮青蛙”系列之2

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 不回头的火车 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不会遗憾就OK了

青春倒背如流

QingChun DaoBei RuLiu 张格嫣予◎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倒背如流/张格嫣予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14-05993-2

I. 青…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1472号

- 书 名 青春倒背如流
著 者 张格嫣予
责任编辑 刘沁秋
特约编辑 徐晓倩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993-2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我最好的朋友叫苏云乐。

云朵的云，快乐的乐。

她说她的名字表达了她妈妈对她的良好祝愿，希望她像云一样快乐。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像云一样，云朵漂浮不定，风吹即散，哪里能够体现出让人羡慕的快乐。

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和苏云乐认识的。总之在我模糊的记忆里，苏云乐却像个始终都相伴左右的人，一直存在着。我能轻易地从家里发黄的相簿中找到我们俩光着屁股满地打滚的照片。我们一直都住在一个新村，是友好邻居。

不同的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住。苏云乐却是寄住在一个她也说不清什么关系的亲戚家。她的父母早就离婚了，在她自己也闹不清的时候。

我经常问苏云乐：“你会不会觉得孤单，或者心里难受？”

“不会。”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我：“习惯了。”

我并不相信，眯起眼睛想从她的表情里找到点什么蛛丝马迹。

可是苏云乐却撇过脸语气冷淡：“真的还好。这么久了，没什么感觉了。”

其实在我和苏云乐变玩伴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是很尴尬的。那时候我每天跟着苏云乐四处跑，屁颠屁颠的样子就像是个小跟班。

苏云乐心情好的时候，就会眨眨眼提议道：“我们偷偷去摁他们家的门铃吧。”我便不经思考立刻应允，于是苏云乐“呼”一下就溜走了。我看见她的衣摆消失在楼道的拐角口，这才放心地转过头去。

我把不知道是谁家的门铃摁得叮咚响。眨眼的工夫房门就开了，我这才反应过来要赶快闪人，于是撒腿就跑，开门的人一开始还嘟囔着：“大清早谁这么摁门铃。”见我跑得如此神速，一下就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于是破口大骂：“又是你，602的那个，你妈是怎么教你的，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楼梯口，只看见苏云乐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学着她的姿势在她身边蹲了下来，憨笑着问：“你怎么了？”

苏云乐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裹着鄙夷：“你是不是又被发现了？”

“我忘记跑了。”我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苏云乐冷笑了一声站起来走了。我仍像从前一样跟在她身后一路小跑。

苏云乐回过身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哎呀，你别跟着我，烦不烦啊。”

我挺委屈的，瘪了瘪嘴，最后也还是很没骨气地问她：“那我去哪里啊？”

“我怎么知道。你爱去哪里去哪里。”说完苏云乐转身就跑，一副唯恐我又黏上去的样子。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觉得一阵委屈，却哭不出来，只好学着她先前的样子蹲在地上，边拿着树枝在泥土上画圈圈，边唱着歌。

苏云乐回来的时候天色都暗了，她走到楼梯口看见我时挺惊讶的：“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她仿佛忘记了之前的争吵一样，耐心地对我

解释：“快站起来，天都黑了，很多虫子的，我们回家吧。”

我点点头，想站起来却发现脚已经麻透了，动也动不了，我疼得嗷嗷大叫。苏云乐连忙上前拉住我，可我还是不争气地“噗通”一声倒在地上，连同她也一起摔了下去。我们俩摔了一身泥，苏云乐却没有半点不开心的意思，她挪了挪身子，转过头帮我拧拧腿，一边说：“你干吗在地上蹲那么久？”

“我在等你一起回家的。”我像小媳妇一样低着头。

苏云乐抬头看了看我，想说什么也没开口，低头喃喃自语似的：“我又没叫你等。”

我在一边“嘿嘿”地傻笑着。

那时候我们才几岁。我记不得了，总之我开始上幼儿园了，而苏云乐却没有，她还是像以往一样每天待在家里游手好闲。

我记得我问过苏云乐家的阿姨：“为什么苏云乐不上幼儿园？”

阿姨敷衍着回答：“苏云乐聪明，不用上幼儿园。”

那时候苏云乐坐在饭桌边吃着饭，我又问：“可是我妈妈说，小孩子都要上幼儿园。”

“那是你妈妈说的，别人可没这么说。”

我依旧纠缠不休：“为什么？我想和苏云乐一起上幼儿园。”

这时候苏云乐放下饭碗走到我的跟前，一字一顿地告诉我：“可是不想上幼儿园，也不想和你一起上幼儿园。”说完她看向一脸不悦的阿姨：“阿姨我吃完了。”

然后苏云乐就走向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

阿姨也没什么表情，走去收拾碗筷了。我跑去敲苏云乐的门，问她：“我们一起去楼下院子里玩好不好？”

苏云乐在里头没有反应，我又敲了敲。苏云乐这才应声：“我想睡觉了，

你自己去玩吧。”

我站在门口盯着苏云乐的房门，我趴在门上试图听到她屋里的动静。可是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徒劳无功地又趴了一会，才蹲下来。然后想起之前的脚麻，便换了个姿势坐在门口。

她家的阿姨也无动于衷，整理完东西就回房睡觉了，她们早就习惯了我在苏云乐门口长久的等待。空荡荡的客厅里很快就只剩下我的呼吸声。我在门口冰凉的瓷砖地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并且因此得了一次重感冒。

这次感冒尤为严重，我在床铺上躺了三天，还去医院打过吊瓶。这期间苏云乐来探望过我一次，我妈妈说我睡着了。苏云乐便准备走，我听到动静就下了床跑到门口，大叫：“苏云乐苏云乐！”

我妈妈见状非常生气，你还在生病连衣服都不穿就跑出来干吗。

我想争辩点什么，可是苏云乐……

妈妈很不耐烦地打断我，你都生病了还要传染给人家吗。你先回房间去快点。然后她转头对站在门边正欲开门的苏云乐温和地说，回锦生病了，传染给你就不好了，等她病好了再和你一起玩。

苏云乐顺从地点点头，走过来拉了拉我的手说，你快回去吧。我下次再来找你。然后就走了。我看着她关上门，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床铺上。

妈妈也跟了进来，帮我盖好了被子，为我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她坐在床边看着我，缓缓地说，你以后少和苏云乐玩，我们楼里还有很多小孩。

我很不高兴地问妈妈，为什么？苏云乐是我最好的朋友。

妈妈看着我叹了口气说，可她不一定当你是好朋友。

我抗议，她当然把我当好朋友，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妈妈于是不再说话，又让我喝了点水就走出去了。

我那时候还小，但却在心里十分固执地认为，苏云乐就是我最重要

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即使天崩地裂也不能拆散我们。

这其中的原因，我妈妈不能理解，甚至我自己也理解不了。

后来苏云乐走了，她离开得很突然。

我甚至不知道她究竟是哪一天走的。那时候我才刚读小学一年级，课业却也已经变得繁重了，于是我被限制不准在周一到周五出门玩。待某个周六我敲开苏云乐家的门时，却看见她的阿姨略显惊讶地看着我问，你怎么了？

我说，阿姨我找苏云乐。

阿姨说，苏云乐搬走好几天了，你不知道么？

我当时的感觉用莫文蔚的一句歌词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我难以置信地问，什么什么什么？苏云乐搬走了？为什么？去哪了？

阿姨说，好几天了，我以为她会告诉你，她也就和你玩得好。原来也没说，可能没碰到你吧。她搬去哪了我也不知道，她妈把她接走的。

我看着阿姨觉得很难过，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

平日里并不亲切的阿姨见我这样，就打开了铁门，拍拍我说，别难过啦，她也许以后还会回来。毕竟她也就你这一个好朋友，跟我女儿连话都不说几句。

我于是退回了自己家，并且因此心情低落了很久。

我像老人一样，坐在家里的飘窗上，我觉得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身心俱疲。疲惫地看着天，疲惫地看着远处的军人不停地训练喊口号。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孤单。

透过防盗网，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我知道我人生中第一个好朋友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我从来不介意她对我不好或者不理不睬，我唯一介意的，仅仅是为什么在她走之前连说都不肯对我说上一声。

妈妈却对她的离开不以为然，她打从心底不喜欢苏云乐，觉得她阴阳怪气，但同时又有点同情她，毕竟这么小就要一个人和不熟悉的亲戚住也挺可怜的。

但是我心里的复杂情感久久不能平复，一直到我在我家落了一层灰的信箱里找到了苏云乐画给我的一张贺卡。她在贺卡上画着一个高一点的女孩和一个矮一点的女孩牵着手，后面有几栋楼，还有太阳小鸟草地河流云朵，等等。最后她歪歪扭扭地写着，小锦再见，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云乐。

苏云乐没上过幼儿园，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能写出这么多字的，可再想想她是苏云乐，也就相信她有通天的本事，这都不成问题。

但苏云乐就像凭空消失的泡泡一样，很久很久都没有再出现过。她就像童年的玩具一样被停止在一九九几年的夏天。而我却不知不觉地长大了，改变了。我忘记了很多，却不曾忘记苏云乐。甚至在往后的很长时间，我填写的同学录里，最好的朋友那一栏都是她。

我预感我们会再见。鬼使神差的执着。

Chapter One

“在意一个人没必要，也不会因为对方对自己的态度或者自己在对方心里有多重而改变。如果我在乎一个人，我不会因为自己而让对方难受，并且希望他能过得好，不管有没有我。”



我刚进慧阁高中的时候还带着点桀骜不驯的冷漠和小女生的害羞，于是在夏时忆问我我觉得我们班哪个男生最好看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回答，都很丑。

“就你眼光高。”夏时忆嘴巴里发出“嗤嗤”的声音表示她的不屑，一边用手使劲给自己扇着风。

我一脸清高地朝她笑着：“是你太花痴了。”

“哪里有啊。我觉得江迟昼就很帅啊，而且大家都说他帅。”

“江迟昼是谁？”没听过。

她摇着头一副“你没救了”的表情用眼角小心地瞥瞥后面：“就是坐你后头那个男的。”

我于是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叫江迟昼的男生坐在位子上以神速发着短信，见我回头，便挑着眉毛看着我：“怎么了？”男生穿着夏季的浅蓝色校服，说话时语调很温和，一双眼睛闪闪发光，我心里觉得从没见过哪个男生的眼睛这么漂亮，便直接抓住了他放在我面前的那只手：“你好，我叫回锦。”

江迟昼礼貌地跟我握了握，见我并没有要放开的意思，不怒反笑：“你怎么不说请多多关照。”

“我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你给抢白了。”

我们俩便相见恨晚似的热情地握着手对对方说，请多多关照。

回过头我告诉夏时忆：“很帅！”然后我们两个不顾窗外扑面而来的炎炎酷暑凑在一起笑得一脸暧昧。

军训刚结束的时候，我被晒得像块黑炭，而且骨瘦如柴。我这会儿的身材体型就是当下最流行的骨感美，连肤色都是国际上最吃香的性感小麦色。我却为此颇为苦恼。而实际上经过了军训的摧残，班里的女生一个个都乌黑发亮面如菜色，一直以来以婴儿肥著称的夏时忆都瘦了一圈，就更别提我了，整个儿一非洲难民。

我苦恼地对夏时忆说：“我瘦得都要成猴精了。”

“你本来就瘦，军训一下更瘦了，而且本来你挺白的，现在又黑又瘦真可怕。”

我白了她一眼很不服气：“那也比你又黑又胖好。”

说来也奇怪，夏时忆作为慧阁高中田径队的主力队员代表学校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赛事，并且长期接受训练，却怎么也瘦不下来，上帝造人的规则，真让人费解。

夏时忆生气地瞪着我，嚷嚷着：“你干吗咯，干吗这样说我咯。”作势就要打我。

我一边笑一边向后躲着，夏时忆却忽然拉住我的手，一改之前的嬉笑，指着窗外，神情亢奋：“回锦，你看那个男的。”

我头也不回地问她：“谁啊？”

“不知道叫什么，隔壁班的。我军训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站在我旁边，哎呀，你看啊。”

我的手被夏时忆拽得生疼，于是不情不愿地转头看了一眼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不是沈年么，“你看上他了么？他是我小学同学。”

夏时忆看起来十分激动，问我：“你小学同学，叫什么？介绍我认识好不好。”

我点点头：“没问题，包我身上了，他叫沈年。不过我跟他也不算特别熟，你等等我去打招呼。”

说完我就溜烟跑到走廊去，用力地拍了一下沈年的背：“沈年！”

他缓缓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并不惊讶：“回锦。我早就看见你了，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理。”

我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问他：“有吗？你有和我打招呼？”

他表情有点纠结：“当然啦。”

“好吧，我有点近视。那我请你喝水吧。”

沈年笑了：“还是我请你吧，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吧，正好午休。”

我连忙见机行事：“那你能顺便请请我的朋友么？”说完我指了指正趴在窗台上往外看的夏时忆：“我们是有福同享的战友。”

沈年看着她跟我说：“你还真不替我省钱，可以啊，这个女的我有印象，军训站我旁边的，她叫什么？”

他边说还边对着窗里的夏时忆笑了笑。我告诉他：“她叫夏时忆。”然后转头示意她出来。

沈年是我的小学同学。我是见人三分熟，但要真的说关系怎么样估计也就只能说没关系了。他和我同班了数年，交集几乎为零。所以我对他的过往、为人处世等等几乎一概不知。

不过从外貌来看，他变化的确不小。刚读小学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我丝毫没有印象，但到了五六年级时班里的同学却人人都不得不注意到他，因为他在五年级时还是全班最矮的男生，可怜巴巴地坐在第一排。可是六年级下学期就一跃突破一米七五朝一米八的方向直逼，现在看来

最少也够一米八五了。

我于是目测了一下夏时忆的身高，我看他们俩一左一右地走着还是有点别扭，因为沈年又高又瘦，长相斯文还戴个眼镜。人都说现在小白脸讨喜，你看要不怎么能把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夏时忆也能变得如此温柔贤惠。而瘦弱的沈年却愈发衬托出夏时忆宽阔的肩膀，两个人走在一起显得有点好笑。

我走在通往小卖部的林荫大道上心里一阵无奈，慧阁高中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名校，这气派名副其实，你看这一条小路都能修得无比古典，树丛茂密到让你觉得走着走着就出现绿林好汉劫财劫色似的，而且远远望去，连路的尽头都显得遥不可及。

哎。我叹了一口气。

夏时忆见状转过头终于发现了跟在后面的我，于是没话找话说了一句：“你叹什么气啊？”

我白了她一眼，心想她这见色忘义的女人哪还记得我啊，少在这里假惺惺：“我感叹世态炎凉。”

沈年也转过了头，问我：“怎么了？”

我完全无视夏时忆对我一阵“别泄露天机”的挤眉弄眼，继续道：“你看这一路走过来……”

“走走好，夏天凉快。”夏时忆连忙打断了我。

沈年完全搞不清状况的表情看着我们俩一唱一和，问：“不是你说要喝水的吗？”

“对啊，可是这一路走过来。”我故意顿了顿：“这么长，我们学校也太奢侈了吧，一条路都修得这么千回百转。”

“这就是喝水的代价。”沈年安慰我道。

夏时忆松了一口气在边上傻笑。

我不多说，只是继续走在后面。我观察着夏时忆和沈年的一举一动，

沈年说着什么拍了一下夏时忆的头，夏时忆害羞地对他笑了笑，接着沈年又对夏时忆说了什么，她便边笑边推开他。我站在他们身后目光深邃，仿佛一眼看穿了他们一路走向美好的未来。我眼前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幅夏时忆和沈年手牵手穿梭在校园、街道、公园的美好蓝图。

但同时我也预见到了嫁出去唯一好友的我，将要一人期期艾艾独自面对生活的悲凉情景。

我一来慧阁便认识了和我一拍即合的夏时忆，并且志同道合迅速成了朋友，从此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可是幸福总是短暂的，在我和夏时忆的友谊还没开花结果之前，她便认识了沈年，从此把我抛之脑后，他们俩认识的第一天下午，便以买CD为由光明正大地约会去了。倒霉的我只好和班里另外一群关系不冷不热的同学一起移驾奶茶店。

我坐在奶茶店的椅子上无所事事，偌大的奶茶店里挤满了我们班的人，我随便与对面一个漂亮的女生寒暄了几句：“我妈这两天出差走了，我觉得特自由。”女生长得漂亮，说出来的话却不讨人喜欢：“哦……你妈走了啊？”她诡笑着，强调了那个“走”字，我听着不舒服，看了她一眼便不做声。

女生见我沉默却愈发地来劲了：“干吗呀你，你妈妈走了又不是我害的。哈哈。”

我听完觉得心里一阵不舒服，冷冷地说道：“你别把无聊当有趣，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该说你也该明白吧。”

女生被我这么一讲觉得有点丢脸，边上的人都好奇地望了过来。她顿了很久之后大概觉得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低低地骂了一句：“神经病。”

我一听就觉得脑袋里的火气“噌”一下窜了上来，却不好发作，边上一个人影飞快地闪过，靠着我的椅子看着那女生冷笑了一声，话却是转头对着我说的：“你别跟她计较啦，这傻逼就是大脑比较笨，转不过来。”

说完这个人就闪了。那个女生的脸色已经发白了，周围的人都一副

看热闹的样子看着她，我想，事情闹大条了，于是跟着那个人也赶紧跑了出来。

我出门一看这个闹事者不是别人，正是江迟昼。

2

我看着站在门口的江迟昼大惊失色。

他却很平静地咧嘴一笑：“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

“你干脆说我懦弱好了。”

江迟昼摆手：“没这意思，你们女孩子的事我也闹不明白。别想多了。”

我有什么可想多了呢，我看着江迟昼好看得一塌糊涂的脸心里泛着别扭。

他却一脸无所谓：“你别谢我，看在你坐我前面大家来日方长，以后还要好好相处，所以嘛，先卖你个人情吧。”

我对这个人的脑细胞不敢恭维：“那谢谢你啊。”

江迟昼笑得格外灿烂：“不用谢。你还真是没脾气。”

我心里暗想，你就不能少挑点我短么，但转念一想，没脾气怎么说也不能完全算是缺点吧。

结果我没有和那女生杠上，江迟昼却和她杠上了。

他每天在班上无所事事地四处晃荡，那女生就拿眼睛横他，他就走过去痞气地挥挥手：“傻逼同学你好。”女生显然是非常生气，她追着江迟昼满教室跑。最后江迟昼华丽地跑回自己的位置，坐下来比了个手势：“休战休战，下节课继续。”



女生站在边上气喘吁吁地瞪着他，然后对正回头兴致盎然地观战的我说道：“你说他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我心想，你们又不是小学生，都读高中了还两个人追着到处跑，幼不幼稚，话到嘴边却变了味，我只是无关痛痒地回答了一句：“我也不知道。”

江迟昼坏笑着看着女生：“我无赖你不还是爱。”

女生的脸闻言便红成一片，我幸灾乐祸地掺和着：“你们还追出感情来了。”

江迟昼凑到我面前故作神秘地指着那个女生：“回锦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她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追我一路追到现在。”说着他又对着我眨眨巴眼睛继续不紧不慢地解释：“可是啊，这么多年我体力都跑出来了，可感情嘛，连点个苗头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个人太没有个人魅力。”

“五年级……”我被这个数字震惊到了，低头算着：“五年级到现在该有多久啊……”

女生原本尴尬的神色渐渐淡了下去，脸色发育地瞪着我，那眼神好像把我和江迟昼捆绑成罪犯一样冒着火花，然后她转头就走。我看着她姗姗而去的背影，不禁感叹：“太可怕了，我发现男生毒起来比女生恐怖多了。”

江迟昼笑：“这叫做攻其致命，而且我也是帮你出气好吧。”

“好好好。就你厉害。”

结果他露出了我从没见过的冷笑告诉我：“我就是特讨厌她，而且真倒霉还同班那么多年。”

我看着他表情瞬间有点僵硬：“你这个样子好恐怖。”

他同样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你难道没不喜欢的人么，对不喜欢的人就别假笑，OK？”

我于是成功地无言以对了。我问他：“她真的喜欢你？”

“对啊。”

“那你为什么讨厌她？”